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出版资助

二二五套三弦谱

弦索十三套三弦谱

袁新觉 罗毓岷 传谱
谈龙建 记谱 整理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出版资助

三弦金曲

弦索十三套三弦谱

袁新觉罗毓岷传谱
谈龙建记谱整理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弦套曲:弦索十三套三弦谱/爱新觉罗·毓恒传谱;谈龙建记谱、整理.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4.9

ISBN 978 - 7 - 81096 - 540 - 8

I. ①三… II. ①爱…②谈… III. ①三弦—弦乐—套曲—中国—选集 IV. ①J648.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986 号

三弦套曲 —— 弦索十三套三弦谱

爱新觉罗·毓恒传谱
谈龙建记谱整理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35 × 927 毫米 8 开 印张: 27 彩插 8 面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1096 - 540 - 8

定 价: 9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 100031
发行部: (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序^①

人类最早的音乐——在中国以及全世界——可能就是被我们现在称做为“民间音乐”的形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当社会分工尚未产生专业音乐家的职业分工的时候，许多的音乐都是由集体来创作并且由人民群众口传心授，一代一代地、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相传至今，迄今仍有一些少数民族还在用民歌把自己民族的历史以及农耕、狩猎和娱乐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后代人是以民歌的形式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学习如何生产的知识。这是一种依赖于口头传承的、集体的活动形式，而不是记载在书本上的。

最早从民间音乐中分化出来的可能就是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我认为从中国音乐史来看，所谓“宫廷音乐”的范畴应该是两个含义：一类是典礼、仪式性的音乐。宫廷朝会以及用音乐与舞蹈的结合来祭天、祭地、祭祖先、祭孔、祈求丰收、战争演习等都属于宫廷里正式的仪式活动，而这些典礼性音乐一直延续至清代的最后一个王朝。《诗经》中的《颂》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与集体生活有关的事情。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国家有了乐政，有了主管历史和音乐的官吏。这些人具有很高的音乐听觉的分辨力，甚至可以设立律制、研制乐律，研究每个音之间的关系的学问，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作曲家恐怕非常少，即使有，也是写一些典礼音乐、祭祀音乐和宗教音乐。汉唐以后，才有了非典礼性的音乐，中国音乐才从最早的金声玉振的金石之声、钟磬之乐改变为歌舞大曲。另一类则是自娱性、娱人性的音乐。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发展，宫廷中逐渐产生了从娱神到娱人的音乐。这种音乐不仅自娱，而且娱人。如晚辈为长辈奏乐，奴仆为主人奏乐，来取悦于长辈和主人，这就是一种自娱性音乐的开始。其实唐代的宴乐——王公贵族饮宴喝酒时的音乐，最初也是为典礼所用，宫廷中在招待少数民族和远方来客以及接受国王、侯爵的拜会时所演奏的音乐，后来也用于自己的宴饮和聚会，逐渐变为自娱性音乐，这种音乐在唐代大大地发展起来，并且被后来的历代宫廷所沿用和进一步地发展。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只狭义地把前者理解为宫廷音乐，其实后者自娱、娱人性音乐也属于宫廷音乐的范畴，只是它与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文人把“琴棋书画”列入最重要的文人修养的范畴之中，宫廷内部也是如此，他们把这种自娱性的音乐作为一种修养、一种陶冶、一种娱乐、一种文化活动。比如，古琴的音量很小，一般只能在室内弹奏，古琴音乐的娱乐价值很少，更多的是自我欣赏。抚琴之前沐浴食斋，然后点上一炉好香，静静地弹琴。这是一种修身养性，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娱乐。

虽然因年代的久远我们无法来考察自娱性、娱人性的宫廷音乐是如何发展的，但是被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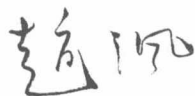
^① 该文是谈龙建根据1999年9月18日赵沨的谈话录音整理，2000年2月经赵沨本人补充修改后的定稿。

称做为《清恭王府音乐》的弦索套曲音乐却为宫廷音乐和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切实的资料和证据。我们之所以称它为《清恭王府音乐》有两个原因：其一，这些弦索套曲的音乐确实曾在恭王府内流传并得到了承袭。爱新觉罗·毓岷先生作为宫廷皇族内部的人、世袭罔替恭亲王的后裔，他必然得到以琴棋书画所进行的人格修养。他自小学习弹奏三弦，学习弦索音乐，并以此来陶冶性情，完美人格。学习音乐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国子监按照儒家的传统，不仅设有历史课，而且设有音乐课。据1814年蒙古族文人荣斋编撰的《弦索备考》中所记载的隆公、祥公、赫公等均是清朝满蒙的贵族文人，弦索音乐的确曾在贵族文人中流行。其二，王公贵族家养活了一些“门人”，或称为“门先”。这些“门人”、“门先”不一定是包衣奴才，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来府上表演，而主人则定期地或每逢过年过节地赏赐他们一定的银两，“门人”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音乐活动。从我们称之为“恭王府音乐”的弦索套曲音乐的流传来看，既有恭王府中的主人学习和弹奏音乐；也有被称之为“门先”的门人上府中来为主人们演奏，当然是在各种喜庆的日子里才来府上表演。府上不仅定期给他们以一定的经济待遇，而且给他们以一定的名份，称之为恭王府上的“门先”，即在恭王府门下行走、为恭王府内表演的一种特殊的荣耀。正如当年能进宫为老佛爷唱戏的戏曲名伶们以获得龙腰牌为一种特殊荣耀一样。如此这样的音乐活动，无形中促进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交融，沟通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唐宋时期宫廷音乐就开始大量地在民间流传，“有井水处皆歌柳词”，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词，可见流传之广。总而言之，弦索套曲在王公贵族中的流传说明了这种宫廷音乐的自娱性；而弦索套曲由“门先”为主人们演奏则说明了这种音乐的娱人性。《弦索备考》虽然记录了弦索音乐十三套大曲的乐谱，由于记谱的方法不很完备和确切，句法、韵味、风格、装饰以及速度等尚无法在乐谱上标明得很清楚，因此演奏起来非常困难。毓岷先生自幼在恭王府学习弦索套曲，这种经过口传心授学来的音乐，是活的音乐，只有经过他的传授，才能较为贴切地诠释弦索音乐的乐谱、较为接近地再现弦索音乐的原有风貌。比如：我们的考古工作，在湖北随县发现的曾侯乙编钟、在河南舞阳发现的骨质管乐器等，这些距今几千年的乐器虽然被保存下来了，但并没有任何音乐留存下来，谁也无法知道如何去演奏这些乐器。尽管我们现代人可以用这些骨质乐器来吹奏各种音列或音阶，或者是《小白菜》这样的曲调，但是当时的吹法究竟如何已是无从考察了，这些乐器只能传递了一些有关古代音乐的信息（例如曾侯乙编钟），只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如何组成音列、构成音乐等的信息，而与当时实际的音乐已不知相距有多远了，走失的信息远比我们所知道和留存的信息要多得多。然而，《弦索十三套》虽然走失了许多信息，但流传下来的信息仍然很多。所以，自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以来，我与吕骥先生就认为《弦索十三套》和《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是民族器乐和民族声乐在古代音乐史上唯一有乐谱记载的重要传承，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奏（唱）出来，以至于几十年来陆陆续续地花费了很多力量一直在从事这些乐谱的研究和传承工作。但是，《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纵然有乐谱遗留下来，可它所遗留的音乐究竟是什么样？是否能够复原？尚无一定。比如敦煌乐谱，大家都在搞，上海、北京、英国、日本的学者都各持己见，各有看法，很不一致，各种译谱演奏出来的音乐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这就说明，即使有乐谱的留存，也不能说其音乐就留存下来了，而恰逢有了传人，才能真正地、更多地把古代

音乐的信息保存和传承下来了。因此我认为，记录整理毓岷三弦传谱的工作对古代音乐史和音乐学术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不赞成有些朋友把由恭王府流传和承袭下来的弦索十三套音乐与某一时期出现的“宫廷玉液”、“宫廷秘方”、“宫廷糕点”而引起的非议等量齐观、相提并论的原因。我把在恭王府流传和承袭的弦索音乐认知为对古代音乐史和古代宫廷音乐的研究中较有根据的一个部分。

去年在台湾召开的“亚太民族音乐学年会”（我本是第一任会长，因常常生病，有好几次会议未能出席，我便成为了荣誉会长。这也说明他们非常看重中国音乐学家的地位，仍让我作荣誉会长），会议论文的主题是宫廷音乐，讨论更多的是唐代传入日本的几个乐谱，如《破阵乐》、《倾杯乐》等等，而且提出和引起了许多不同的看法来。尽管我没能出席去年的会议，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与其说把那些具有很多争议和分歧的乐谱作为宫廷音乐的材料来分析，还不如把一些确实可靠的资料来进行分析更有意义。

听说《三弦套曲——弦索十三套三弦谱》（爱新觉罗·毓岷传谱，谈龙建记谱整理）要出版，我感到十分欣慰，这是我们几十年的愿望。要把这个工作的过程讲得越详细越好，能够让后人知道这个音乐的来龙去脉，以及我们是如何走过的这条路。比如某些句法和节拍：中国音乐中节拍的意义与西方音乐的节拍就完全不一样，像福建南音的“七撩”，板只是在句子的终结出现，称做为韵板或句板。诸如这样的节拍问题，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它搞清楚，因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们在谱面上所看见的点不一定是“板”；而且在点与点之间有好几个音，究竟哪些是一拍、哪些是半拍、哪些是装饰音？这些都要依靠直接的传承才能把它弄清楚。因此，整理出版在恭王府流传和承袭的弦索十三套的三弦音乐，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并很值得珍惜的。过去由于诸种原因，我虽然看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总觉得还是说得不够，应该把这项工作的意义提到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高度来对它进行认识和肯定，决不能由于商品经济的因素而把这项工作与“宫廷糕点”相提并论。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不能了然释怀的一件事情，现在把它说出来，以提醒和教育我们的音乐工作者。



2000年2月

三弦套曲之缘（代序）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祚告终。自世祖入关，至宣统逊位，传十世历二百六十九年。自此，中华五千年王权专制政体，一扫而空。民国初创，安定为先，对于清皇室、皇族，乃至蒙满旗人，照顾优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予生也晚，幼年童稚依然能在优游卒岁的恭王府深宅大院内过着皇室子弟的生活。每日读经演礼，习字习绘。每日晨夕，必到尊长处问安视膳、膝前承欢。佳节盛日，依稀还是一片笙歌院落、灯火楼台的景象。其时，侍奉于恭王府中的前清宫太监罗德福、陈伴等，因感念尊祖母懿德惠顾，见我髫龄聪慧，又深得尊祖母宠爱，便要教我习乐操弦。这些太监都是一些身怀绝技的宫廷乐师，箫管笙笛、弦索琵琶，无一不精。自幼入宫供奉，每逢节日宴饷，祭祀典礼，往往一试身手，技惊四座，如闻天乐，声名远播，盛况可以想见。

时年八岁，由罗德福启蒙，专习三弦和三弦套曲。其时乐器等身，操习甚为不适。然庭训森严，不敢荒怠。朝课习练，口传心授。春朝夏夕，秋雨寒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长渐悟，粗学有成。稍后年长技进，转益多师，又受业于府上的“门先”张松山。张于弦索，技艺精湛，左手抚弦，右手弹拨，挥洒自如，心手两忘。一气直下，浑然天成，使我大饱眼福也大开眼界。张于传统音乐，戏曲锣鼓，功底尤为深厚。日居月诸，心手会归，始能与之对弹套曲，技艺为之大进。其间，传于清宫的弦索十三套大曲，便在恭王府内悉心习成，佳日良宵，与诸叔伯兄弟合乐，演习套曲，抚今追昔，犹如今日。令人感慨系之。

再以后，恭王府卖于天主教会，后作为辅仁大学。年长之时，住八道弯，住南池子，时过境迁，转而忘在丹青，专攻绘事，为衣食奔走，糊口四方，于弦索渐渐淡忘了。不承想却与三弦因缘难断，20世纪50年代初，恭王府“门先”旧人王宪臣，因生计无门，由河北农村来京求助于我，正逢音乐研究所收集采录三弦传统音乐的资料，我便力荐他前去录音，以获取稿酬，接济家用。无奈王宪臣原在王府中供奉时只习四胡与笛笙，仅略通三弦，我只得从三弦套曲中取鳞爪片段，化繁为简，每天里现教现学、现学现录。其时，王先生年事已高，又终归是草草学来，匆促应阵，难免弹得缺板少眼、趣味皆无，但毕竟录下几套曲子，实在是难为他了。

1986年蒲月，由中国音乐研究所国乐大师曹安和建议，友人引见，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谈龙建女士携三弦登门问乐，并恳请教授三弦套曲，不禁使我感慨万千。大半生风疏雨骤，家什荡然无存，一见三弦，如见故人。“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令人黯然神伤，又不觉为之技痒。油然萌发了不能再让《广陵散》绝响人间的夙愿，便欣然接受了下来。然毕竟荒疏日久，手臂拮据，重操旧技难上难矣。只能凭儿时记忆，每句每段，逐一回忆，反复多

次，始敢敲定。时有卡壳，便停下再想，或数日始能勾连。有时顺畅，便一泻而下。由谈女士记谱，历时多年，终归完成。此间曾与谈女士合作演出于首都音乐厅，心驱神会，心手两忘，不知三弦为我，我为三弦，兴会淋漓，不能自己。谈女士聪颖过人，音乐修养有素，所记传谱的音律、节奏、弦序、指法无不一一精确。传谱传乐，实赖斯人，可谓功不可没。值此乐谱全版面世，为振兴繁荣民族音乐，奉献绵薄之力，夙愿终偿，欣慰莫名，爰笔记之。

爰新覺羅毓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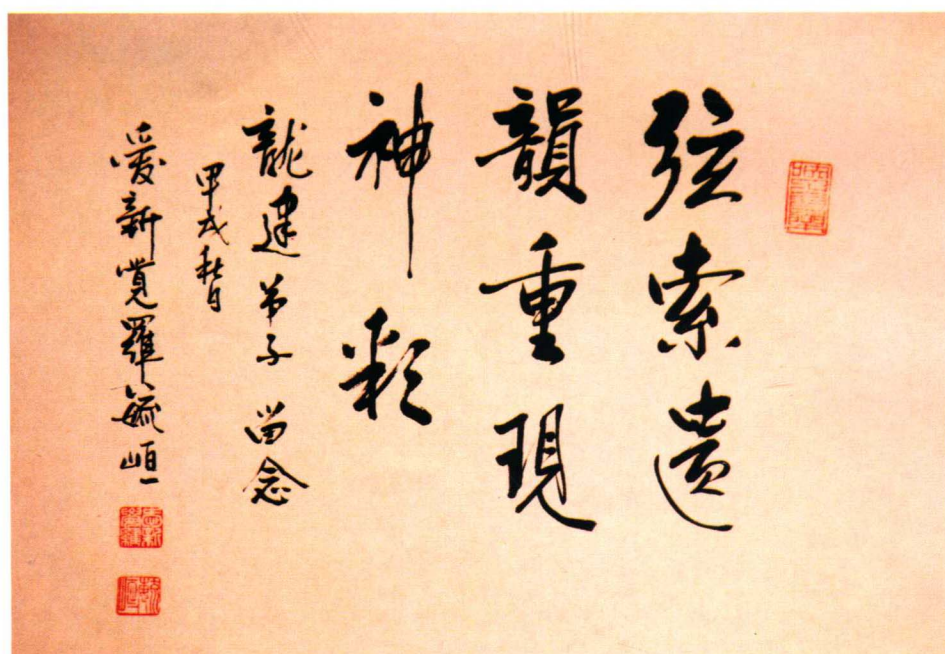
2000年1月 于北京

历史资料 and 照片

吾侄毓恒夙以書畫
名世自幼即志在丹
青更演經五音六律
陶冶商嘗聞家合奏
於所居故王府中即
在平日亦恒以調管
弄絃自娛今茲欣逢
人民中國盛世不儘
於繪事暇錄輒撫絃
吹管為樂更進而就
記憶所及譜叶宮商
將手中所餘故恭王
府邸之三絃譜親授
諸中央音院教師談
龍建如士並其釐訂
記錄成譜付梓問世
余欣聞絕響克嗣自
堪使我國源遠流長
之樂壇將更燦爛發
輝燦新彩焉是為記

春日 一九八八年戊辰
溥杰

1. 溥杰先生为《清故恭王府音乐 爱新觉罗·毓恒三弦传谱》的题词（1988年）



2. 爱新觉罗·毓恒先生为谈龙建题词留念（1994年）



3. 《弦索十三套》的唯一传人、清道光皇帝五世孙
爱新觉罗·毓恒先生（2003年）



4. 爱新觉罗·毓恒先生（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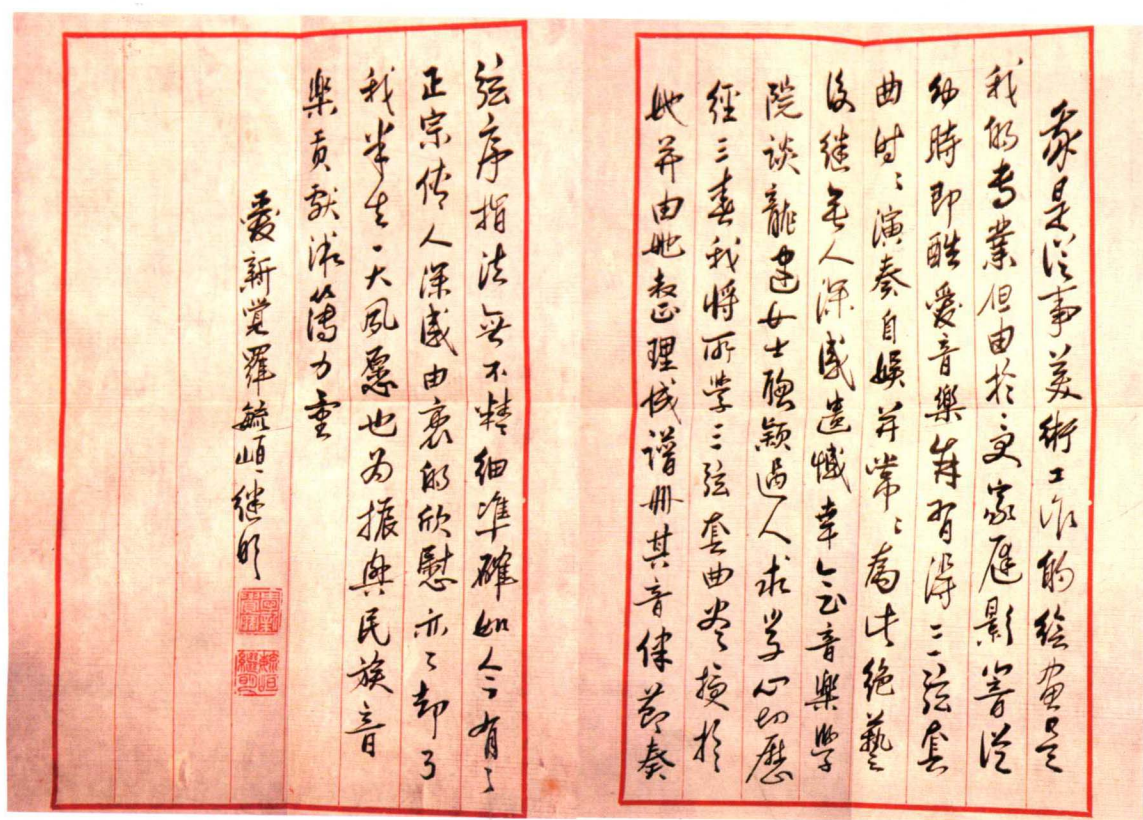
5. 爱新觉罗·毓恒先生与谈龙建合影1（1987年）
1986年，谈龙建寻访到《弦索十三套》的唯一传人
爱新觉罗·毓恒先生，并得其传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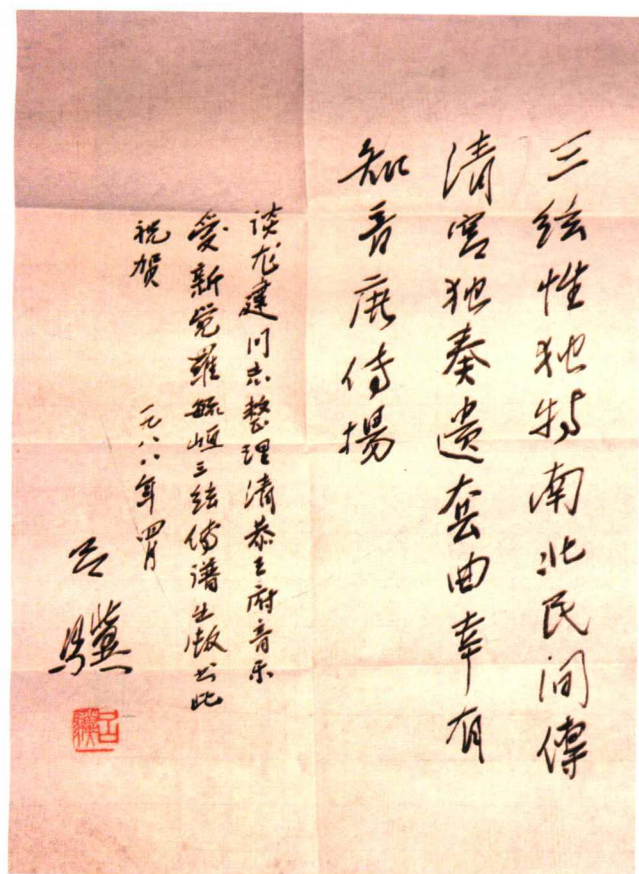
6. 爱新觉罗·毓恒先生与谈龙建合影2（1987年）
1988年4月，爱新觉罗·毓恒先生在家中给谈龙建
讲述恭王府音乐传承的来龙去脉，以及他幼时
习乐习画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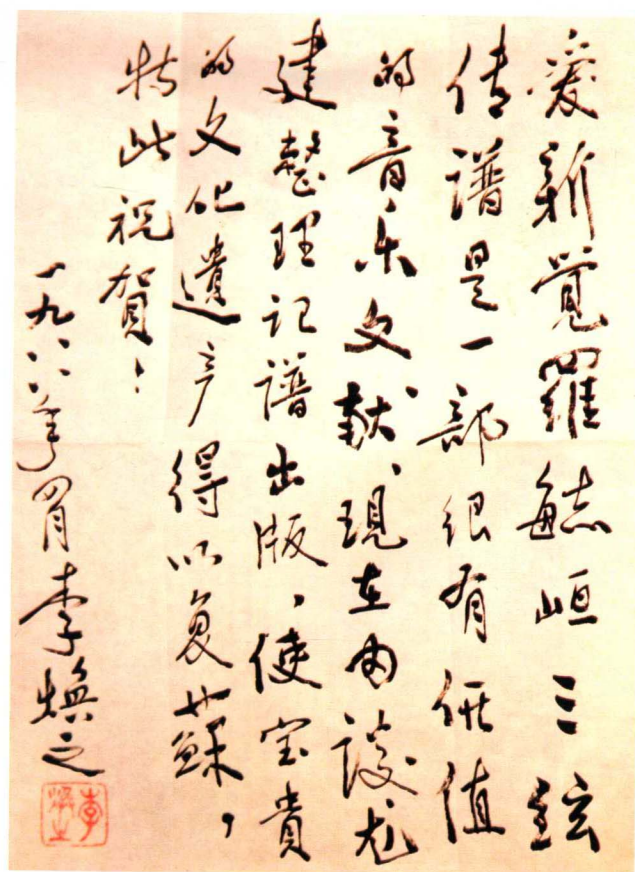
7. 爱新觉罗·毓恒先生与谈龙建合影3（2003年）
2003年春节，谈龙建与爱新觉罗·毓恒先生的
最后一张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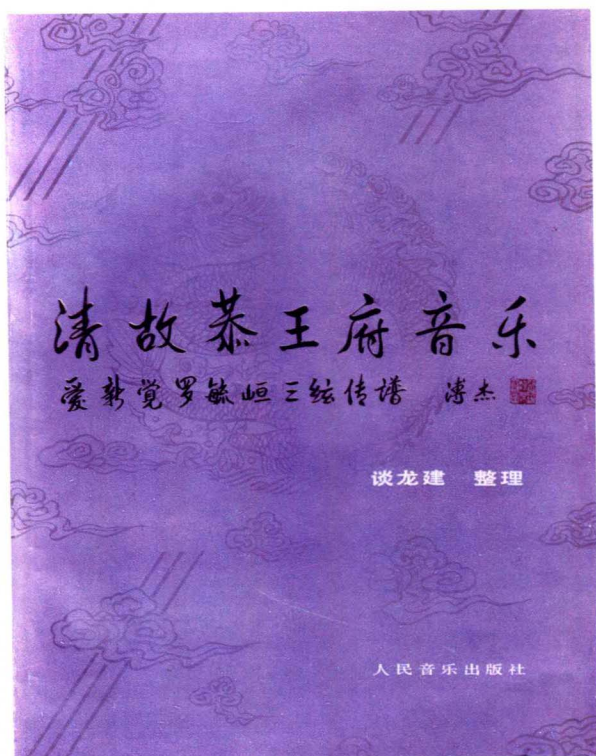
8. 爱新觉罗·毓恒先生的自序（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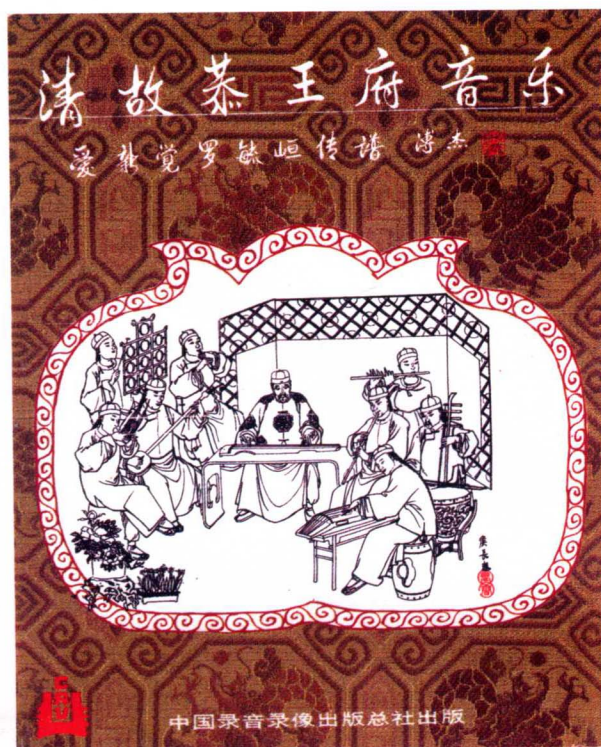
9. 吕驥先生为《爱新觉罗·毓恒三弦传谱》的题词（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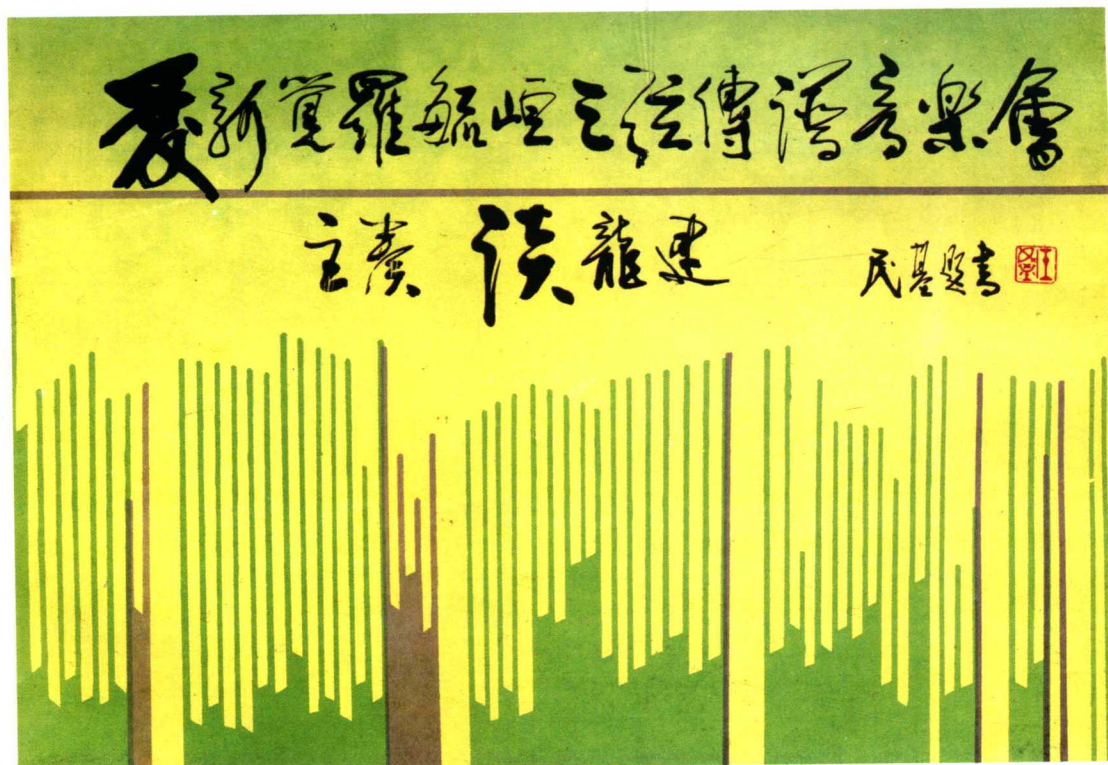
10. 李煥之先生为《爱新觉罗·毓恒三弦传谱》的题词（1988年）



11. 《清故恭王府音乐 爱新觉罗·毓恒三弦传谱》
(谈龙建整理)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出版。



12. 《清故恭王府音乐 爱新觉罗·毓恒三弦传谱》
录音专辑的封面
中国录音录像总公司1988年出版。



13. 《爱新觉罗·毓恒三弦传谱音乐会》的节目单 (1988年7月13日)



14. 《爱新觉罗·毓岨三弦传谱音乐会》照片1
爱新觉罗·毓岨先生与谈龙建在1988年7月13日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音乐会上谢幕。



15. 《爱新觉罗·毓岨三弦传谱音乐会》照片2
吕骥（左一）、李焕之（左二）、爱新觉罗·毓岨（右四）、爱新觉罗·溥杰（右三）、谈龙建（右二）、爱新觉罗·溥任（右一）。



16. 《爱新觉罗·毓恒三弦传谱音乐会》照片3
爱新觉罗·溥杰先生上台与谈龙建亲切握手。



17. 《爱新觉罗·毓恒三弦传谱音乐会》照片4
吕骥、李焕之上台与谈龙建合影。

目 录

序	赵 飒 (1)
三弦套曲之缘 (代序)	爱新觉罗·毓峒 (1)
历史资料 and 照片	(1)
乐 谱	(1)
1. 合欢令	(3)
2. 将军令	(9)
3. 十六板	(19)
4. 变音板	(30)
5. 清音串	(38)
6. 平韵串	(45)
7. 月儿高	(49)
8. 琴音月儿高	(57)
9. 普庵咒	(66)
10. 海青	(78)
11. 阳关三叠	(99)
12. 松青夜游	(105)
13. 舞名马	(110)
三弦演奏技法符号	(119)
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	(123)
《清故恭王府音乐：爱新觉罗·毓峒三弦传谱》之序	袁静芳 (125)
关于《弦索十三套》的传谱	赵 飒 (129)
感想与拙见	谈龙建 (130)
《三番》&《海青》	谈龙建 (137)
关于《合欢令》三弦传谱的辨析	谈龙建 (140)
关于《合欢令》和《将军令》的定弦问题	谈龙建 (145)